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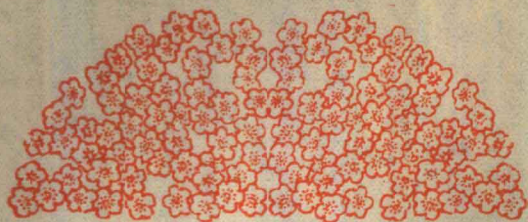
10312/17

12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

短篇小说选

八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短篇小说选(八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43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9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朝北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24,500

书号 10019·3241

定价 1.60 元

目 录

内奸	方 之 (1)
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	艾克拜尔·米吉提 (35)
你要小心	韶 华 (52)
月兰	韩少功 (83)
重逢	金 河 (99)
阿扎与哈利	樊天胜 (122)
我们家的炊事员	母国政 (148)
蓝蓝的木兰溪	叶蔚林 (170)
白莲莲	尤风伟 (193)
雕花烟斗	冯骥才 (205)
草原上的小路	茹志鹃 (226)
伍子胥与渔父	萧 军 (253)
乔厂长上任记	蒋子龙 (269)
战士通过雷区	张天民 (316)
信任	陈忠实 (335)
李顺大造屋	高晓声 (346)
悠悠寸草心	王 蒙 (368)
罗浮山血泪祭	中杰英 (391)
因为有了她	孔捷生 (430)
小镇上的将军	陈世旭 (447)

夜的眼王 蒙 (466)

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 (476)

柳堡的故事石 言 (496)

“粮秣主任”丁 玲 (530)
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路 翎 (544)

明镜台耿龙祥 (591)

改造李国文 (596)

索引(611)

编后(622)

内 奸

方 之

上

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，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，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，杨伪县长，土匪头子，日本鬼子的特务，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徒子灰孙，一位清清白白、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以及一个不干不净、好吹好炫的商人，等等。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，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，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，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，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……

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，是个榆面商人。榆面，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，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。他田地不多，自种二十亩，出租三十亩。生意手面却不小，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，贩到扬州、镇江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，卖给做香的厂店。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，眼睛很神气，舌头也不短，交游广阔，手脚大方，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。日本兵打进来后，田玉堂想洗手不干：一来，兵荒马乱，路上不太平。虽说菩萨欢喜香火，保佑榆面商人，还是以小心为妙；二来，咳！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……

说起来也怪，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

财主家大少爷。他本名严家驹，在法政大学念书。那时的大学，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，何况是学政法的？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鹏程万里，要是在前清，四人天桥乃至八人大轿是坐稳了的。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，他不“去大后方”，却和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，十几条枪就自称为“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”。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，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官镇。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，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：“司令部有命令：各村自带武器，到南官镇集合打鬼子！不去的是亡国奴，破坏的是汉奸！”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，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。就这么登高一呼，各地涌去了万把人。钢枪土炮，叉棒大刀，什么都有。只有目标，也没个指挥，呐喊的呐喊，敲锣的敲锣，钢枪土炮，噼啪一阵乱放。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，慌忙撤了。这一仗，一个鬼子没打着，却打出了威风。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，说了两婆子恭维话，要委他当个团长。他笑笑，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。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。谁知，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，带回了两皮箱的“八路”袖章，呼啦啦，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。

不久，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。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，一个人称“黄老虎”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，严家驹担任副职。严家驹家有五、六十顷良田，还开着油坊糟坊。他首先把自家的产“共”了，买枪买马买子弹，自己却跟当兵的泡在一起，赤脚草鞋，捧着粗瓷大碗喝稀头粥。他的亲伯父气得两眼朝了天，他的堂兄弟严家忠恨得打他的黑枪。他似乎故意呕呕他们，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可怕的“赤”字。

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然而，象严赤这样的人物，他做梦也没梦见过。共产党究竟有股什么魔力，怎么会把一个

财主大少爷吸过去了呢？真是不简单，了不起！不过……生意还是以不做为宜。他把礼帽收了起来，换了顶旧毡帽。两只黑而亮的水貂似的小眼睛，在旧毡帽下滴溜溜转动，打量着这支新奇的队伍。

这一天，支队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他请了去。

“田老板！”黄司令操着四川口音随便问道，“你哪个不戴礼帽咯？当真生意不做啦？哦——哈哈！”——这位司令员浓眉，豹眼，方方的下颌骨，从左眉骨到右边嘴角还有一道半指宽的斜斜刀疤。那长相，连鬼子也害怕，何况榆面商人。亏得他爽气地一笑，才使田老板心情放松不少。

“恐怕是害怕共产吧？”严赤很潇洒，微微含笑瞄了他一眼。

“哎，严司令员取笑了！哪里，哪里……”

“要说共产嘛，”黄司令员说，“那还远得很！我们要叫全中国的劳苦大众，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，都过人类最幸福的生活，你这点产够哪个共的呀？当前，打鬼子要紧，我们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抗日。生意嘛，你只管做，顺便请你帮我们到江南办点西药就行了。不要抗币^①的话，我们把小麦。”

“司令员，我抗币小麦都不要！我也识几个字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要买什么，两位司令员只管吩咐就是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一个肚子，我要那么多小麦做什么呀……”

田老板正想尽情发挥下去，严赤莞尔一笑：

“田老板，现在只共我的产，不共你的产！抗币小麦，我们还是该给，你也该拿。只要你能为我们部队买些物资，就是为抗战

^① 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。

出了力。希望你学习弦高^①的榜样，做一个爱国商人。”

谈谈笑笑，到了吃中饭时刻。两位司令员留他吃了饭，还特地加了两个菜。虽不外鱼肉，但是，国民党县太爷摆的鱼翅席也没这个有滋味。回去以后，榆面商逢人就讲，连吹带炫，支队两个司令员如何英雄了得，如何摆了八个菜，轮流把盏劝他的酒。还有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确实好，商人都该学习弦高，不然就对不起祖宗八代，如此云云。

就这样，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。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，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——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“共”出来的。田老板那套“钱财是身外之物”的高调也不唱了，心里不得不由衷叹服：

“唉，共产党真正了不得，不得了！……”

田老板一次又一次为支队办了不少紧张物资，西药呀，干电池呀，还有被服厂要的缝织机。他每办一次货，都有段颇为惊险的故事。明眼的读者不看也明白，这个走江湖的买卖人讲话得七折八扣。在这里，只谈他一段得到多方证实的经历。

那是四二年。三月三一过，田老板便盘算出门。本庄一个叫田有信的青年人，在帮他收拾东西。这个青年人前程远大，少不得在此罗嗦几句。他虽喊田老板“大爷”，其实早出了五服。田有信原在县城里裕丰粮行做伙计，人长得白白净净，手脚又勤快。话虽不多，肚里有货，什么掺水掺假、抬价杀价的把戏，都瞒

① 春秋时代，秦国背信弃义，秘密派兵袭击郑国。秦军到了滑国（现河南偃师县南）境内，这时郑国有个卖牛的商人名叫弦高，正要到洛阳去做买卖，碰见了秦军。弦高知道秦军来意，爱国情切，就冒充使者，带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，假意代表郑国慰劳秦军。以便一面延缓秦军，一面派人飞报郑国，从而救了郑国。

不过他的眼。至于脾气之好，那更是百里挑一的。田有信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，要不是那没见识的老板娘嫌他家门户低，早就成了粮行的小开。去年这家粮行关了门，他回到了田庄。种地吧，实在有点屈才；参军吧，他又太斯文。田玉堂三番五次拉他入伙跑生意，他只含笑摇摇头。青年人比老榆面商目光远大。可是，说他不愿吧，他又常往田老板家跑，打杂跑腿，来得个勤，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。田老板很过意不去，盘问了几次，田有信才露了点口风：说是青年人谁不想进步，想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做，枪虽扛不动，写写算算总是可以的……下文呢，他就闭口不说了。田老板心中有了数，只等合适机会。

且说三月初七这天拂晓，刘圩子那个方向忽然几面响起了枪声。田老板一惊：有情况！一颗流弹把他家院里的柳树劈掉了一桠，哗啦倒挂下来！枪炮声紧一阵，慢一阵，渐渐地，转到了唐河以北——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突围了。暮色来临时，一切复归于平静。

灯下，他和田有信正在猜测议论着，忽然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，门环震耳地响了起来。田老板连忙把门一开：

“哎唷，黄司令员！你们怎样又回来啦？”

“跳圈子嘛，跟鬼子捉个迷藏玩玩！”

黄司令员带着几个通讯员进了屋。接着，他收敛了笑容，告诉田玉堂：敌人三路分进合击，想围歼我军。支队要跳到外线去，把敌人引走，保护根据地的人民。严赤副司令员已带着部队插到前面去了。他的爱人——搞政工工作的杨曙有个四岁的孩子，肚里又怀了一个，天黑过封锁沟时，摔了一跤，疼得打滚。她无法跟部队运动了，想到他家隐蔽起来，找个医生瞧瞧。人在后

面担架上，就到。

“哎唷，黄司令员！”田老板不禁又喊了一声，“你放心叫杨同志住到我家，这是看得起我！无尚的光荣！平日，我想请也请不到哩！只是，唉——”他急得不知该怎么表白方好，“我、我现在也有点‘红’了！外面风言风语，都说我通‘八路’……这个，也怪我这把嘴不好！严司令家的同志不是一般人哟，树大招风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我……”

这时，田有信轻轻点了一句：

“大爷，你不要贩一船榆面到江南么，江南难道连个医院也没有吗？”

“对罗！”一句话把田老板说跳了，“镇江美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，有个曹大夫，和我亲如兄弟，找他去，万无一失！……”

黄司令员沉吟了有两三分钟之久。他象在决定一个重要战斗；这一仗关系到他战友的命运，生死存亡是很难预料的。他脸上那道斜斜的刀疤，扭曲得更疼人了……猛然，他把拧成疙瘩的眉头一放，说声：

“好吧——！”站起身来，“田老板，我就把人交给你啦！”

月色偏西时，他们出发了。田有信从镇上雇来了一部黄包车，自告奋勇伴随护送。化了装的杨曙，带着四岁的小戈坐在车上。田老板和她约定以表兄妹相称。临走前，他叮嘱道：

“杨、杨表妹！路上有什么动静的话，你千万不能慌哟，一切有我！”

夜色里，杨曙的眼睛闪了一闪。恐怕是肚子疼吧，她微微蹙起眉毛，轻轻说了句：

“走吧——”

从田庄要走三十里旱路，穿过顽军^①的黄营炮楼，再拐一个弯，方能到达运河码头——这里已是伪军的地盘了。上船后，从运河，过高邮湖，到长江，这一路有二黄，有号称“十一路军”的土匪，还有杂七杂八打着“抗日”旗号勒索钱财的地头蛇。据田老板说，有八十二道关卡，比唐僧取经还要多一道。

田有信不由张嘴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不要紧！”田老板又一笑，“我路路通！如今出门，心眼要活，手要松，见个菩萨烧炷香，一个不能卯。我手边还有几样硬梆梆的东西，你们只管放心！”

他所说的硬梆梆的东西之一，是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。杨石斋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。有次，他们内部狗咬狗，告他贪污。杨石斋想把两万元赃款转移到他老家徐州去。当地人多眼杂，易露风声，他便托了田玉堂。田老板本着他那套烧香哲学，帮他到南京汇了款。因此，伪县长便给他写了一路保平安的亲笔信。那硬梆梆的第二样，是高邮湖大土匪头子高八鲢的名片。这张名片正面印着：“水上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高伯彦”。背面则是两行狗屁不通的文字：“兹有田客人贩香积德，水上各路一律优待。仰此。”田老板托人绕了几个弯子，足足花了一百五十块吹得响的袁大头，方把这宝贝弄到手。

田玉堂这次没有瞎炫，这几样东西果然有用，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留难。到了第四天上午，他们从舱口就望见长江对岸的金、焦二山了。

船到镇江码头，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。

田老板本和码头上一个伪警官有交情，嘴一歪便能上岸。不

^① 抗战时国民党专搞磨擦的反共顽固军队。

知怎地，那个伪警官调走了，换上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。昨天，有两个年轻旅客上岸，带了两把火叉。日本鬼子把火叉左瞧右瞧，怀疑是撬铁路的家伙。他们呲牙咧嘴叽哩咕噜了一阵，两个青年答不上来，被当场枪杀了。现在，码头石级上还留着一滩紫黑的血迹！

鬼子在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。事起仓促，杨曙哪来得及办良民证呢！鬼子不比伪军，认不得袁大头。时间也不能再拖，杨曙一直在淌血，脸色更苍白了。

“表妹！”田老板眼珠子一转，“你宽心，我上岸另去找个朋友。”

他掏出良民证，上了岸。他的这个朋友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，叫郭德富。田老板是在牌桌上认识的，又请他到“玉壶春”醉过两次，便拉上了关系。他还邀郭翻译入了一份“干股”，无本生利，坐家拿钱。

郭翻译见田玉堂来了，当然笑脸相迎：

“啊，田老板，一路顺风吧！”

“唉，别提这个顺风了！郭翻译官，真气死人！叫她不要给小伢子玩，不听！这下好，真活活把我呕死了！……”田老板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气的噗噗的，抓着新礼帽直扇风。

“别急，别急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呀，就是我那表妹呗！她伤了胎气，跟我来找医生，身旁还拖了个四岁的宝贝儿子。下船了，小伢子见大人手里有良民证，他也要，不给就哭。这东西是好玩的吗？我叫她别睬，不听，把给了宝贝儿子。无巧不成书，一阵风来，呼——，这么一旋，把张良民证旋到江里去了，嗨嗨了！现在淌眼泪，迟喽！我早关照她，不听，把个宝贝儿子惯得象龙蛋似的！……”

“哎，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“在哪里？上不了岸，还在船头上抹眼泪哩！”

郭翻译笑道：“这个好办，我打个关照就行了！走——”

不一会，郭翻译跟着田老板到了码头。田老板抄前几步下船，含笑向杨曙招呼：

“表妹，证丢了不要紧，郭翻译来啦！”他又向田有信丢个眼色：“大侄儿，货卸完了，你就跟船回家，告诉家里人，不用挂念。”

郭翻译抱过小戈，杨曙和田老板跟在后面，沿着码头石级走去。走到鬼子岗哨跟前，郭翻译和鬼子咕噜来，咕噜去，只见他们呲牙咧嘴，不知究竟说些什么东西。忽然——

“哇——！”四岁的小戈吓得哭了起来，伸着小手直往妈妈的怀里扑。

这哭声，传到下面船舱里，田有信脸色吓得铁青，两眼都直了——更别说在场的人了。谁知，这当口，一个老树精似的鬼子，竟呲着金牙对小戈一笑：

“小孩小孩的，米西米西！”说着，拿出一颗糖果往小戈嘴里一塞，手一摆，竟放他们轻松地通过了！……

一场虚惊。全怪田老板他们不懂日语。不过，请读者注意，小戈这颗糖果不是好吃的，要以满嘴牙齿为代价。因为，中国也有鬼子，而且不见得比日本的文雅。但那是后话，我们还是往下说吧。

田老板在仁慈医院当大夫的那个朋友叫曹瑞云。他和田玉堂是前后庄的乡邻。前清光绪三十二年，江北大灾，成千上万农民四出逃荒。九岁的曹瑞云跟父母逃到了镇江。他父亲倒毙在施粥场门前，母亲病死在城隍庙的戏台后面。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儿。田玉堂的二婶那时在仁慈医院里替美国人洗衣出苦力。

她在街尾撞见了这个家乡的孤儿，便带了回去，偷偷省口饭养着他。小瑞云聪明伶俐，帮着刷鞋送衣，还学会了几句英语对话。渐渐地，他和医院里的美国人混熟了。小孤儿为了肚子，皈依了洋上帝。洋上帝给他改了个名字，叫做曹约翰，送他到教会学校念书，学医。后来，他成了外科大夫。战火烧近时，美国人撤走了，便把医院委托曹约翰代管。

田家二婶虽早已去世了，曹大夫还常常在主的面前为她祈祷。他见田玉堂来了，连忙给杨曙开了间单人病房。他的妻子就是妇产科的谷大夫，精心治疗是不用说的了。田老板把小戈托到德泰春香烛店老板家照应着，郭翻译又给杨曙弄了张良民证，看来，一切都可放心了。

当然，要是这么平平静静下去，那就没戏唱了——过了三天，田老板来看望“表妹”时，楼下突然响起了一片吼叫哭骂，几个挎盒枪的便衣从病床上拖走了一个青年人。

“先生！”一个老太婆哭叫道，“你们不能乱抓好人啊——！”

“老家伙，你想瞒过我的眼睛么？”一个人干似的瘦子硬着脖子吆喝道，鸡蛋大小的喉骨上下滚动着，“不识相，连你一起带走！滚——”那一声“滚”，象金属般作响，人走过去了，音尾还在颤动。

田玉堂忙问谷大夫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日本人的便衣队！”谷大夫说，“那个瘦猴是便衣队长。唉，隔几天就来次突击检查，见了不顺眼的就抓！”她又把脸掉向杨曙这方，“听说，新四军活动得厉害咧。前几天，就在铁路附近打死了一个日本小队长！你们那边乡下要太平些吧？”

杨曙点点头，淡淡一笑。

等谷大夫走了，杨曙把手轻轻一招：“表哥，坐近点！”

田老板挪到了床沿上，狐疑地瞧着她。

“那个瘦子叫严家忠，”她还是那副淡淡的声调，“他认得我……”

田老板吃惊地喊了声：“小菩萨！你——”又连忙压低声音，“你怎么认得他的呢？”

“他是严赤的堂弟，是个反共分子。严赤跟八路军接上关系后，他恨之入骨，有天晚上，他打我们黑枪。他本是投韩德勤的，不知怎么变成日本人的走狗了。”顿了一下，她说，“这个医院不能住了，你想法把我送回唐河吧！”

“回去？那怎行！谷大夫讲的：你已耽误一些日子了，流血过多，胎位不正，不抓紧治，母子都有危险……别急，再想办法！”

当晚，田老板找到曹大夫家——他家就住在医院里一幢小洋房的二层楼上。主人端出了牛奶和糕点。田老板哪有心肠吃那腻人的东西？闲谈了几句之后，他单刀直入问道：

“大兄弟！你说说，你我的交情如何？”

曹大夫一怔：“那，那还用说吗？我能忘了你二婶她老人家吗？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！兄弟，你要救我一命！”

“哎呀！这……”

“我不是带了个妇女来治病么……”

“是呀，她不是你表妹吗？”谷大夫说。

“兄弟，我实说了吧！她是个女八路，严家忠早就想下她的手了……”

“啊——！”曹大夫吓得身子往椅背一仰，杯中牛奶泼了一桌子。

“要是被便衣队撞见，可不得了！她一根汗毛比我的性命还

值钱！有她才有我，你一定要救救她……”

“便衣队比魔鬼还凶哟……”曹大夫喃喃道，“玉堂哥，谁敢惹祸？你赶快撤……撒手吧！”他声音象蚊子一样微弱，怯怯垂下了目光。

田老板脸变得刷白，半天，血色才泛了上来，渐渐涨成了朱紫。

“我怎能撒手？”他叫道，“好吧，我这条命索性也不要了！老实告诉你，人家也是大学生，还是个千金小姐。她家良田千顷，在上海英租界、法租界都有房产，偏偏有福不享，要干八路，把成串的金首饰都拿了出来，买枪打鬼子！人家爱国救亡，什么都豁出来了，天地良心，我能撒手不管，睁眼看着严家忠下毒手吗？！再说，她到这里来，是我一手保举的。我说你如何热心爱国，如何有情有义，不是那种没皮没脸、没骨没血的东西！大兄弟，你今天不愿救她，干脆，把我跟她一齐交给鬼子去！我也光荣，绝不怨你！……”田老板这番话，真真假假，虽不免张冠李戴，云天雾地，感情却是真切的，激昂慷慨，噼里啪啦，敲得当当响，把曹约翰夫妻两个都听呆了。

“这个，”半晌，曹大夫结结巴巴说，“玉堂哥，不是我……实在没有个好地方……”

“哎——”谷大夫想起了一个主意，“医生宿舍他们不会查的，叫那个女八路住到我们房间里来不行吗？……”
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两位大夫搬到了楼下，杨曙住到了楼上。看病一切照常。

但是，只一天，田老板的心又被拎得悬到半空中了。

杨曙见到他，细细盘问曹大夫怎么肯让房间的？跟他们到底怎么说的？田老板是个机灵人，感觉到了自己谈话中的不妥